



DIABLO  
SEASON of  
WITCHCRAFT

巨蛇的  
七位新娘

DAVID A. RODRIGUEZ

原創短篇

作者

DAVID A. RODRIGUEZ

插畫

GARY LAIB

編輯

CHLOE FRABONI

美術設計總監

COREY PETERSCHMIDT

劇情顧問

IAN LANDA-BEAVERS

創意顧問

MATT BURNS, BEN CHANEY, NICK CHILANΘ,  
DAVID LOMELI

製作

BRIANNE MESSINA, CARLOS RENTA,  
TAKAYUKI SHIMBΘ, VALERIE STONE

特別感謝

ROD FERGUSSΘN、RAFAEL TELLΘ

譯者

HANNAH CHANG



Blizzard.com

©2025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和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商標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出版：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本故事純屬虛構。所有名稱、人物、地方和事件皆為作者或繪者杜撰，如和現實人物、古人、商業設施、事件、場址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有限公司無權控制作者和第三方網站的內容，亦不擔保任何責任。

# 巨蛇的七位新娘

『要有力量才有自由。』

低語聲在貝莉斯的腦海裡迴盪，其他思緒和記憶都已崩離析。她早已筋疲力盡，但她不能歇息。時候未到。她必須堅持到底。貝莉斯的雙手早已習慣染血，儘管她赤裸的手臂和雙腿上的傷痕只是淺淺浮現。刀刃到她手上的時候，上面似乎浸滿了鮮血。然而刀刃在她手上再度變得扭曲，依然飢渴難饜，她背靠著大樹的樹身。

身？就是這樣嗎？隔著薄薄的連衣裙布料的樹皮觸感像皮革，也很粗糙，但感覺得出來還是樹皮。但有脈動。緩慢而平穩的聲響似乎從樹的深處呼應著從她後背緊貼之處傳遞的呼吸韻律。又或者是這位年輕女子的心跳不可思議地和樹同步了，所以催動血液的心跳讓彼此的聲音變得更響亮？

她再度看向她的同伴們。天上懸掛著一輪春日的將滿之月，清冷的月光照在古樹光禿枝椏下四散俯臥的女子身上，讓她們身穿白衣的軀體散發出柔和的光芒。天地空靈縹緲，她們呼出的微弱氣息在寒夜中消散。她們原將成為明晚抉擇的美麗祭品，如果不是因為貝莉斯…心生一計的話。

貝莉斯在九歲的時候目睹第一次抉擇。七位少女身穿新

娘服飾，赤腳魚貫而行，走進三位霸主奢華莊園外的庭院。包括貝莉斯在內的集結人群，在七位新娘踏入城鎮盡頭有如明鏡一般的水面時，全都呆若木雞。泉水清澈冷冽，透過支流灌注附近的沼澤。水道太窄，不足以容納巨蛇移動，但牠總能確實收下祭品。至少…她母親是這樣告訴她的。對城鎮居民而言，見證抉擇實在太危險了。城鎮的領袖是三位強大且長生不老的霸主，他們很久以前就把手下的人遷到沼澤這裡來。儀式完全由他們三位掌管。但新娘殘破的的白色婚紗上飛濺的鮮血，已然是無須多言的鐵證。翌日，霸主們帶著好消息回到鎮上，告知鎮民：巨蛇已經再度返回沼澤，繼續沉眠。七位新娘為城鎮換來七個平靜的春天…代價是她們的生命。

這座城鎮一直以來都被迫每七年必須獻出鎮裡的少女。其他時候居民都能安居樂業。巨蛇從未對他們造成威脅，他們的土地周圍也有沼澤保護。貝莉斯認為這座城鎮屈從這等惡俗雖然情有可原，但難以原諒。城鎮裡的所有女性，包括貝莉斯在內，在成長過程中都無法擺脫下一次抉擇到來的陰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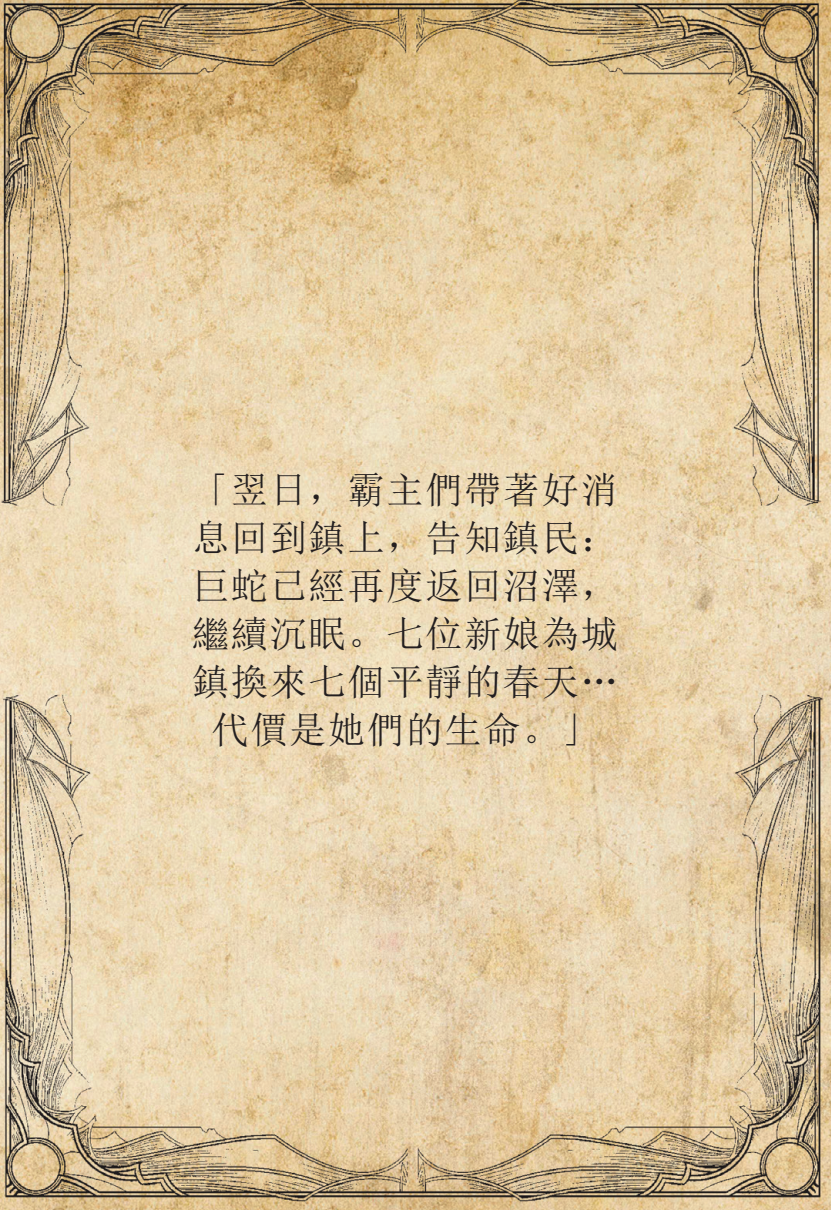
當年的抉擇名單宣布時，這七名少女就必須離家，由老軍長親自率領霸主們的私人護衛集結帶走。他們把帶走的少女集中關在水域上方的小農舍裡，以便隔夜進獻給巨蛇。只有一個守衛負責看管。抉擇就這樣世代代延續下去，在這種觀念灌輸下，抵抗的念頭顯得可笑。霸主們認為所有人都会乖乖服從。

也正因如此，貝莉斯才敢把她母親的削皮刀插進守衛的後頸。她和其他新娘把守衛拖了進去，所以他臨死前的掙扎聲沒有傳出去。貝莉斯說服其他人配合她的計畫，向她們保證到早上之前警衛都不會換班。

但她的猜測錯了。

新娘們逃走不到兩小時，就聽到搜尋隊伍的動靜了。她





「翌日，霸主們帶著好消息回到鎮上，告知鎮民：巨蛇已經再度返回沼澤，繼續沉眠。七位新娘為城鎮換來七個平靜的春天…代價是她們的生命。」

們全都筋疲力竭，荊棘叢劃傷了她們的肌膚，泥濘絆住她們的腳步，就像是沼澤有意阻撓她們一樣。最後她們逃到一棵高聳無葉的巨樹下，不得不面臨束手就擒的命運。七位新娘倒在地上，絕望的淚水滴落在地。她們的最後一搏失敗了。貝莉斯失敗了。

低語聲在這時傳來。

『要有力量才有自由…』

七位疲憊的少女受到驚嚇，四處查找低語的來源。眼前只見四下無人，這些聲音似乎從四面八方而來，又似乎找不到來處。

『趕快現身！』其中一位新娘大喊。

貝莉斯緊緊靠著其他人，揮舞著她們唯一的武器——那把刀刃。

『做出自己的選擇…否則只能任人擺佈。』

貝莉斯轉身，抬頭看。她現在確信了。低語聲是從樹上傳來的——樹枝上掛著數十個頭顱，她認得其中一個。那是斯卡拉亞。或者說…曾經是。那名年輕女子在貝莉斯小時候照料過她，在貝莉斯母親進城的時候來看顧。但斯卡拉亞七年前就被選中了。

斯卡拉亞的首級懸掛在樹身枯萎的藤蔓上。她濃密的金紅色髮辮就像纏繞的脆弱銅線。她的眼神空洞，深陷的眼窩和皺紋顯示出年歲和恐怖的知識。鬆垂的嘴猶如她羊皮紙般蒼白的臉上劃開的裂口，這張嘴重複著一樣的話語。

『要有力量才有自由。』

貝莉斯感到豁然開朗，就像潮水向她輕湧一般，這時原本在遠處的搜尋隊伍聲響似乎變得更靠近了。樹上很多頭顱都是年輕女子的。

她們村裡的女子。

巨蛇的新娘。

貝莉斯看著原是斯卡拉亞的亡者頭顱，空洞的雙眼讓她

一時喘不過氣。

『不要害怕，』年輕女子的頭顱低聲說道。

『我們會向你分享知識，』另一個說道。

『這樣一來，你就能了解力量和自由。』

『把你的鮮血交給我們，立下為樹效勞的盟約。』

『或者回到村莊裡…』

『人頭落地，明天和姊妹們一起掛在樹枝上。』

她看見了真相…所有新娘也都看見了。霸主們並沒有控制巨蛇。他們是把村裡的少女獻祭給這棵樹，用她們的鮮血換取…什麼？力量嗎？永生嗎？巨蛇真的有危害過村子嗎？

貝莉斯看著其他女子時喉頭一緊，幾乎落淚。她知道她們該做什麼。霸主們多年來都在欺騙世世代代的村民，但…她們能相信這棵樹嗎？這代價…

太高了。其他女子看著她，尋求答案和指引。她說服她們逃走，反抗霸主們。如果她不趕快採取行動，她們就會逃進沼澤，回到可怕的死亡循環。霸主們做這種不法勾當，但貝莉斯還沒為如此重大的決定做好準備。

她腦袋一團亂。她覺得大家都在看著她，那些頭顱、還有新娘，都在等她給答案。她們都對她有更多期望。但每條路都將走向鮮血和犧牲。鮮血和…

她看著自己手上的刀，上面還染著守衛鮮紅的血漬。她偷這把刀的時候並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她只是不願意就這樣靜靜地走向死亡。她只想要反抗那麼一次，在別人讓她沒有選擇餘地的時候為自己做出選擇。就那麼一次自由的時刻。

『聽我說，』她厲聲說，齜牙咧嘴地發出聲音。『要是被他們抓到，我們明天就會死。他們會先狠狠教訓我們，但到頭來還是要把我們像小馬一樣裝飾得漂漂亮亮，在村莊遊街示眾後趕進水裡，然後大家歡欣鼓舞地看著我們慘死。』她指著樹上的頭顱。『你們也看到這條路的下場，這就是巨

蛇的新娘真正的命運。』

貝莉斯抬眼輪流看向所有人。『對，這棵樹答應給我們力量…和自由，但我沒辦法給你們承諾。我不知道如果接受交易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可能會死在沼澤這裡。

『但我寧願死在這裡，這灘爛泥裡，因為我自己的選擇而死，和你們這些姐妹們在一起，也不願意為那些騙人的混蛋賣命。』她的聲音雖然柔和，卻蘊藏信心和堅強。

貝莉斯說：『我做了自己的選擇，』『你們也要為自己做選擇。』

這些女子面面相覷、一片寂靜，然後她們一言不發地在樹根處圍成參差不齊的圓圈，貝莉斯所在的位置既是起點，也是終點。在貝莉斯右側的女子，她的名字應該是蒂諾，從她手上抽走刀子深吸一口氣，快速地劃了一刀。貝莉斯見狀大吃一驚，其他女子也依樣輪流拿起刀，讓自己的鮮血濺在飢渴的樹根上。貝莉斯知道自己必須見證這一切。她必須留到最後，這樣才能知道這一切沒有白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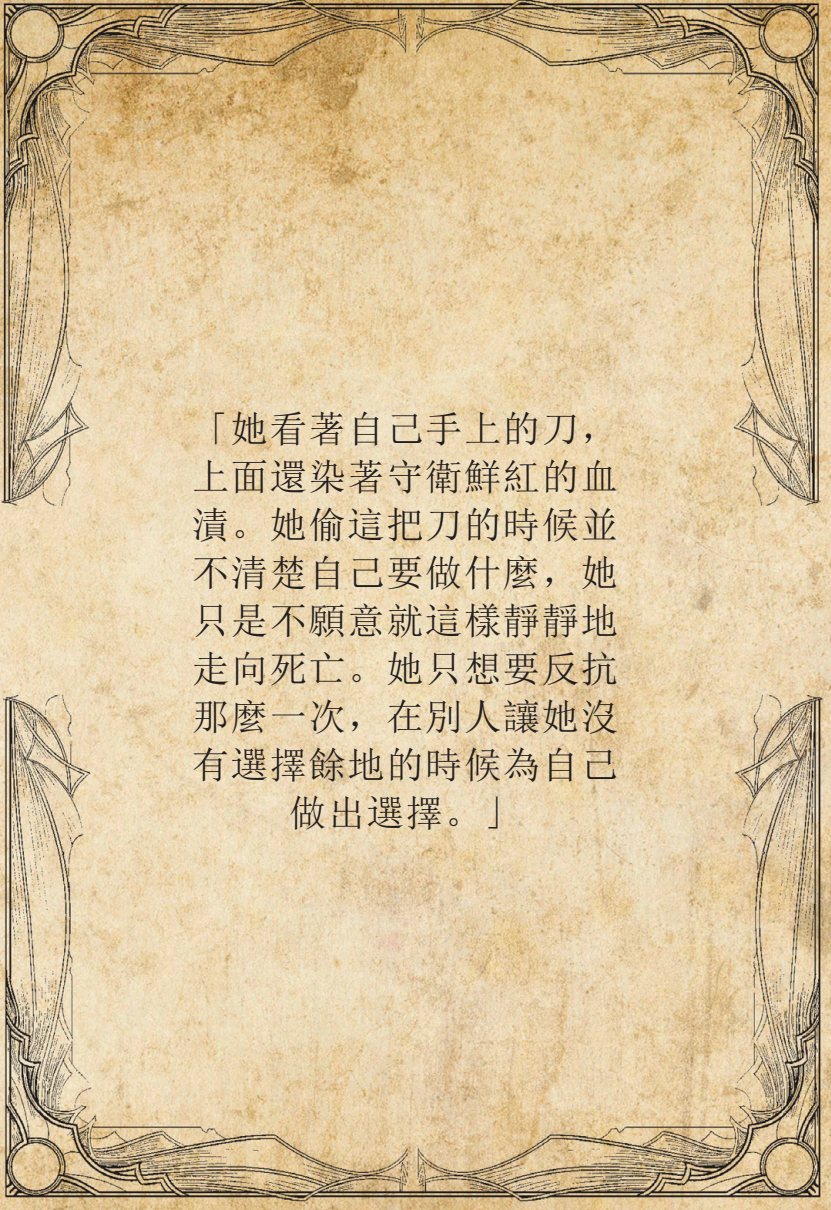
她必須確認樹會信守承諾。



一聲尖銳的哭喊像長矛一樣劃破夜空，老軍長停下了腳步。他身後的四個人都訓練有素，也立刻停步，警惕地四處轉頭察看哪裡有危險，手也探向武器的握柄。老軍長仔細聽著，伸手摸著自己的臉，抓著他皮胸甲底下那道突起的傷疤，從他的脖子，到他的右頰。空氣中有某種東西讓他的疤痕發癢。他可不喜歡這樣。

他吼著，『只是一隻該死的鳥。』他要手下的人繼續跟著那些胡鬧的女子留下的蹤跡前進，聲音氣惱又困惑。『繼續前進，霸主們要她們在天亮之前回到城鎮。』隊伍咕噥著表示同意，並且繼續前進，沒有一個人膽敢再跟老軍長爭論，他在全盛時期可是殘酷得很。蹤跡似乎導向這個荒棄沼





「她看著自己手上的刀，上面還染著守衛鮮紅的血漬。她偷這把刀的時候並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她只是不願意就這樣靜靜地走向死亡。她只想要反抗那麼一次，在別人讓她沒有選擇餘地的時候為自己做出選擇。」

澤中唯一可見的地標：高聳的枯槁巨樹。

他們很快就到了一處小空地，他們遇到了那隻先前讓他們停下腳步的鳥。一隻高高棲息在樹枝上的渡鴉，跳躍著、拍動著翅膀，像是在嘲笑面紅耳赤的軍長。

老者跟著牠的視線往下看，發現了恐怖的景象。他踏過樹根去檢查新娘們的身軀，發現她們都奄奄一息的時候又咒罵了一次。她們的傷太重了，治療師遠水救不了近火。他沒想到這一點。他沮喪地咬著牙。霸主們一定會暴跳如雷。

「你來遲了，」暗影中傳來一陣微弱的聲音。

老軍長轉身，看到貝莉斯靠在巨大的樹幹上。『是你！』他向她吐口水。『你幹了什麼好事？』他衝向她，靴子每在地上踏一步就濺出血來，他把她拉到月光下仔細查看。他倒抽一口氣，看到她纖細的脖子上有一條留著血的細痕。貝莉斯癡笑著，染血的牙齒嘲諷著他的驚恐。

她說：『我們侍奉的不再是同樣的主人了』，她的低語對他而言卻有如雷鳴。『我們自由了。』她每說一個字，樹就抖動一下，彷彿是在附和。他身後的人放聲大叫，只見枯樹伸展開來，彷彿活過來般朝天空張牙舞爪，發出痛苦又喜悅的叫喊。樹枝變得粗硬且膨脹，根部撕裂地面，在士兵身上投下陰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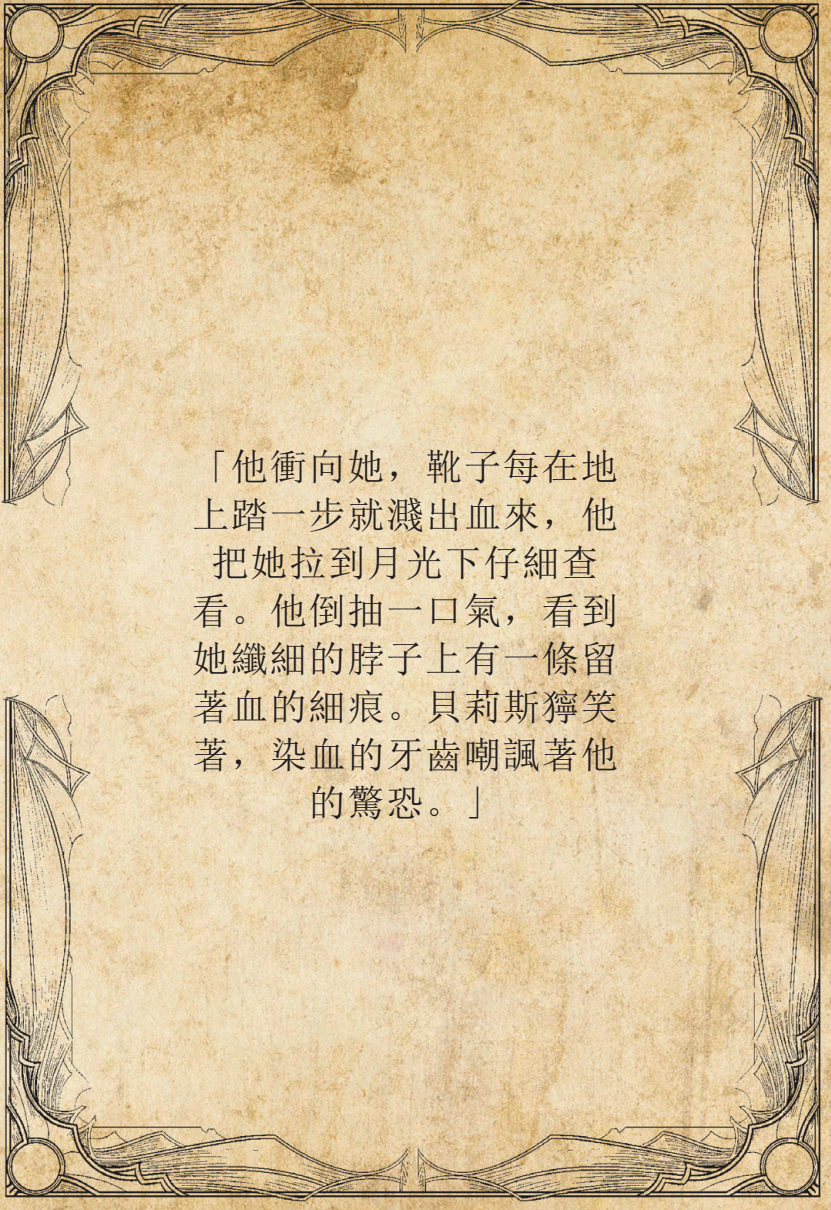
貝莉斯笑著，那些人趕快後退，全都擠在一起，但老軍長還抓著她的肩膀。他驚呆了，但不是因為樹，而是因為渡鴉。在樹木綻裂的巨響中，巨大的渡鴉也發出淒厲的叫喚，樹木劃過月亮，違背一切自然的常理。渡鴉痛苦地尖叫，牠細緻的中空骨骼斷裂、又縫合、再斷裂，直到宛若新生，牠因此狂喜不已。牠將雙翼展向天空，那雙翼堪比雄鷹，就如巨大的黑色布幕。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鳥。也不可能見過。

渡鴉抬起巨大的頭，牠金色的眼睛緊盯著老軍長。

那眼睛既古老。又睿智。而且飢渴。

士兵們連忙逃離空地，渡鴉和貝莉斯咯咯的笑聲緊緊跟





「他衝向她，靴子每在地上踏一步就濺出血來，他把她拉到月光下仔細查看。他倒抽一口氣，看到她纖細的脖子上有一條留著血的細痕。貝莉斯寧笑著，染血的牙齒嘲諷著他的驚恐。」

隨著他們。



夜幕再度降臨村莊，數百人集合在一起見證抉擇。人群開始竊竊私語，開始說起七個自私的女子拋下自己的使命，還有這七個人會不會在最後一刻被抓回來成為當晚的祭品之類的閒話。白天供應豐盛食物和音樂的攤車現在都停止營業了，即將開始的盛事又多了沉默的觀眾。

三位長生不老的霸主站在位於庭院正中央、刻了字的講台前，火盆裡的火燒得正旺。他們的儀式盔甲上裝飾著寶石和貴重金屬，長生不老的臉孔隱藏在完全罩住的巨大羽飾盔帽裡。老軍長立正站在平台旁，腰桿挺直，強忍著他胸甲之下背部新受的鞭傷。

霸主們比了個手勢，眾人在女子們開始走向講台時安靜了下來。兩名高階士兵手執霸主的旗幟，引導七位戴著頭紗的新娘。

隨著儀式進行，老軍長的傷疤變得越來越癢。他背上七道深深的鞭痕因為汗水而感到灼熱，每一道都肇因於一名他在沼澤追丟的新娘，但他在儀式上一動也不敢動。他緊咬牙關，看著新娘們走到講台上在霸主們面前排成一列，準備接受檢查。霸主們嘴裡說著關於城鎮豐厚的獎賞，以及這次獻祭能使飢渴的巨蛇得到饜足、為眾人帶來七年的長治久安之類的話語。

這些話老軍長都聽過了，他難以集中精神，完全無法擺脫身上傷痕的不適感和傷疤的刺癢。一種深深潛伏著的癢。就像能察覺到他在…

不對。


其中一位霸主走向前要去觸碰站在中央的女子，他戴著護手的雙手掀起了面紗的一角。老軍長衝向前，哽在喉頭那聲警告的呼喊被另一支遊行隊伍的喇叭聲淹沒了。那個女子



在沼澤地是怎麼跟他說的？

他來得太晚了。

---



貝莉斯抬頭對著霸主癡笑，掀起了面紗，露出喉頭乾淨的白色疤痕，疤痕抽動著、挑釁著。她嘶聲道：『我代表低語之樹之主向你問候。』『我適合當祭品嗎？』

霸主停頓了一下，被年輕女子的雙眼震懾住了。

貝莉斯說：『你和樹立下了非常高明的約定。』『七個人頭換七個夏天。告訴我，要騙所有人獻出自己的生命讓你長生不老很困難嗎？還是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容易？』

霸主匆匆後退大吼著，但他卻逃不出講台，新娘們圍成圈向他逼近。貝莉斯不管他古怪的舉動，用一根手指碰觸霸主的盔帽。『你手下的那些蠢蛋以為金幣和寶石是這片土地的財富。但真正的財富 — 多不勝數的財富 — 全都在這裡。』她敲敲他前額的盔帽加以強調。

『巨蛇正是完美的威脅。敵人、盟友、村民…大家都會害怕。沒有人敢闖進沼澤對你造成威脅。沒有人敢離開。沒有人會發現那棵樹，發現你…做了…什麼。』

貝莉斯把頭甩向一邊，在老軍長舉起武器想衝上講台時，以懲戒的眼神凝視著他。他在貝莉斯抬高下巴，把頭往他的方向猛然一動的時候停下腳步。

他的心臟在胸膛裡爆裂。

『但我們知道。』

其他新娘怒吼一聲，扯下了頭紗。她們上臂的疤痕如此乾淨，在她們攻向霸主們時已然癒合。

『我們也立下了自己的約定。禁忌的知識、力量、自由…』

集結的鎮民在穿著白衣的女子們敲開霸主們的護甲、把他們從層層保護中拖出來面對制裁的時候不發一語地站著。

『一切都是為了服侍樹的誓言。從帶回三顆它非常想要的頭顱開始。』

霸主沒有求饒，新娘也絕不輕縱。過了片刻，霸主們軟綿綿的身軀就橫陳在一堆破銅爛鐵和模糊血肉之間。新娘們的白紗上沾染了血肉，在靜默無聲的審判中矗立，看著畏縮的圍觀者們。陰影籠罩講台時，群眾都發出了驚呼。一隻雙翼巨大到足以遮蔽月光的渡鴉在他們上方飛翔。

『你們都是共謀。』貝莉斯的話聲雖然柔和，卻像響遍庭院的遺言。『世世代代以來，霸主們都用鎮上女孩的性命去換他們自己的長壽。世世代代以來，你們的前人都默許這種事發生。這被奪走的一切…都需要補償。』

渡鴉彷彿在應和她的話，從空中如箭矢般下墜，落在其中一具霸主的屍身上。巨大的喙喙戳進霸主的脖頸，開始撕扯。人群中傳出恐懼的哭喊、否認的言詞和自認無辜的辯解，但他們又歸於沉默。不久之後，渡鴉已把屍體清理乾淨，然後帶著第一位霸主的頭顱飛向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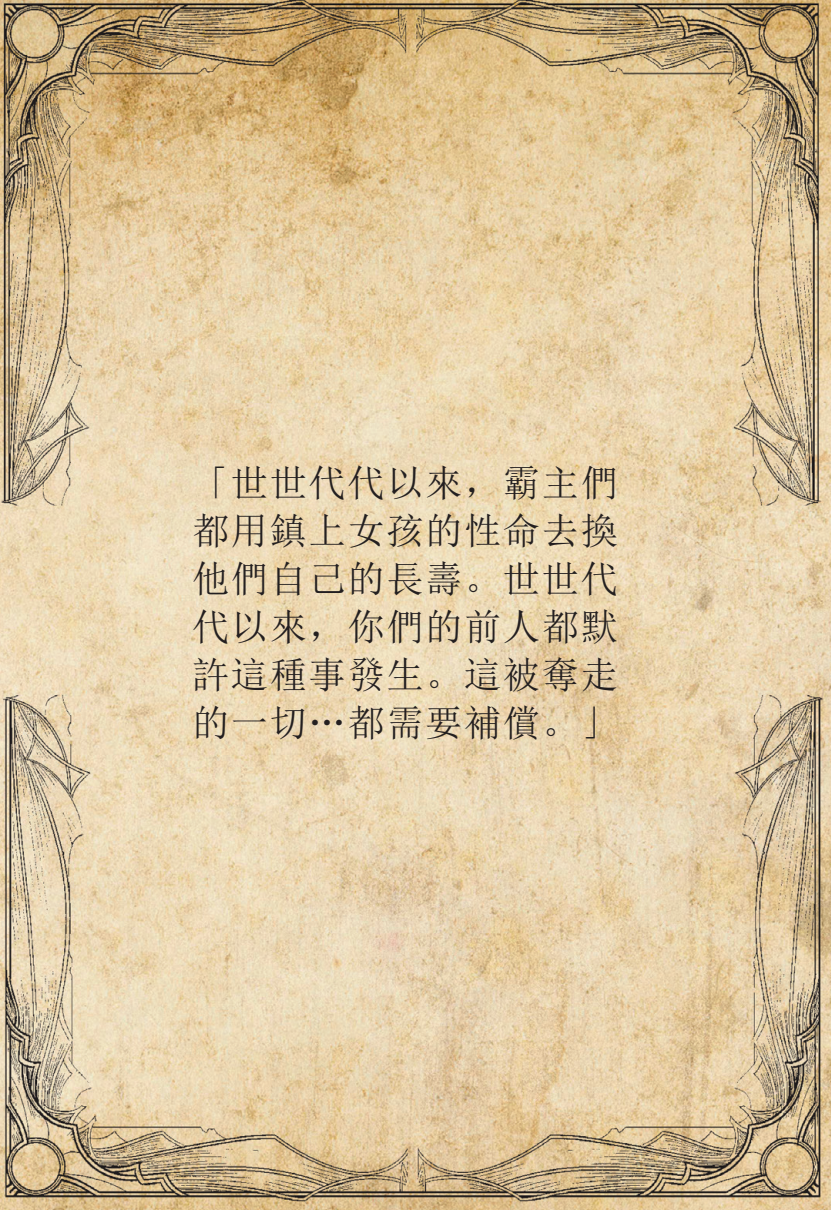
貝莉斯的怒吼如雷貫耳：『你們對這些女子的懇求充耳不聞，犧牲她們好讓自己得到霸主們的庇蔭。』渡鴉返回時發出的尖嘯聲打斷了她的言語。渡鴉撕裂了第二位霸主屍身的喉嚨。

渡鴉在撕扯屍身時，貝莉斯把手探進她的連衣裙裡，掏出兩把焚香。她將粉末撒進火盆，一團巨大的煙霧出現在她面前。渡鴉隨著冉冉升起的煙霧，帶著第二顆頭顱離開了。

『渡鴉把第三顆頭顱帶給樹的時候，我們和樹的約定就完成了。霸主們畢生所積聚的知識——也就是他們的債——會在未來的許多年裡滋養低語之樹。但你們的債…』貝莉斯的雙手在焚香的煙霧中轉動，似乎想讓煙霧飄向更高的地方。

『你們的債，前人的血債，已經積欠太久了。』

渡鴉回來，帶走第三個頭顱飛向空中。牠再度發出勝利的尖嘯飛向空中，但這次有一陣劇烈的震動加以呼應。



「世世代代以來，霸主們  
都用鎮上女孩的性命去換  
他們自己的長壽。世世代  
代以來，你們的前人都默  
許這種事發生。這被奪走  
的一切…都需要補償。」

集結的人群開始尖叫，四處逃竄，一群亂民互相踩踏，在恐懼中四散奔逃。其他的新娘也和貝莉斯一起，再度手拉手圍成半圓，就像在沼澤那裡和樹立下約定那樣。

巨蛇的七位新娘眾口同聲。『你做了自己的選擇。』

巨蛇從霸主們的莊園地下破土而出，大地撕裂、巨石迸爆，盤據在此的模樣正如古物一般屹立不搖。牠盤據在原地，蛇身起伏不定，新娘們周圍都是尖叫聲，享受著鎮民的恐懼。但巨蛇只是等候著，在人類無法知曉之處存在著。雖是受到強大的魔法召喚而現身，但意志完全自主。

七位新娘高舉牽在一起的雙手，最後一次同聲一氣地說話，她們的聲音像是自由的合唱。之後她們將分道揚鑣。七位新娘會在沼澤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各自開始向低語之樹效命。

她們有很多名字：惡徒、治療者、安澤希爾…女巫。從那天以後，新娘們和跟隨她們道路的人不再向任何人的意志屈服。

『我現在可以為自己作主了，』貝莉斯大喊著。

在極度確信下，巨蛇在渡鴉振翅高飛、發出許諾的叫聲後襲擊了城鎮。

這個村莊和霸主們從此在歷史上消失…哈維薩的女巫在灰燼和鮮血中就此誕生。



# 作者介紹

David A. Rodriguez 是 Blizzard Entertainment 的敘事副總監兼作者。他出版過小說和圖像小說，目前負責廣受好評的《暗黑破壞神 IV》系列。身為土生土長的南芝加哥人，他在羅克福德大學獲得音樂劇場藝術學士學位，也持續將音樂元素帶到他參與的所有相關專案中。他曾參與《變形金剛：賽博坦之戰》系列以及《漫畫英雄：終極聯盟2》的幕後工作。他也撰寫過《M. A. S. K.》、《Rising Sun》和 Hasbro 的《First Strike》等漫畫故事。他也很幸運地能結合所愛的漫畫和遊戲，為經典系列如《寶貝龍世界》和《天命 2》撰寫故事。David 最近擔任《暗黑破壞神 IV》資料片《憎恨之軀》的首席敘事作家。